

人物

履痕万里 华滋天下

■叶文玲



梁平波: 1945年出生,福建长汀人。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、浙江省政协常务副主席,现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、浙江画院名誉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浙江省美术家协会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。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,1970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(现中国美术学院)中国画系,擅长人物画。早年从事连环画、年画、宣传画的创作和编辑工作,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,并有大量作品发表。后期致力于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和探索。

与每个画家朋友的相知,大多总是先从他的画作开始。与梁平波的相见,也是如此。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,是一幅周总理的画像。历任国家领导人中,我最早见过的人是周总理,最热爱和景仰的人也是周总理。1957年春末,我第一次到杭州,挤在杭州欢迎的人群中,看见了总理的视线扫过我所在人群时,却总有一种“总理看见我了”的冲动,总有一种情不自禁想要欢呼雀跃的表达。这“炯炯有神”中,显示了周恩来总理那令人敬佩的人性力量和人格精神。

只有这样的人,才配得上目光明亮如炬,炯炯有神。再次感到这样的目光,就是在梁平波的画展中。作为画家来说,平波不止一次地画过伟人和名人。但当我们共同忆起周恩来总理时,平波手上画着嘴里说着,面对平时不善言辞的平波,我感受到了他由衷的激情。也是那一次,我一边听着一边看他画着,不由得把我深藏心中的爱戴激发出来,尽管我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听这个名字就泪似泉涌,我心中的激动却仍是无以复加。关于周总理,万语千言只化成八个字: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。也许是因为平波小时候多次见过周总理,在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“专业”作画后,他画出最出色的人物形象,我觉得就是周总理,不但形似,更兼神采。

平波是高干子弟,我刚调回杭州时就有所耳闻。但我与他初次相见和日后相处时,却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丝贵胄名门的那种盛气凌人。与我前后调动回杭的温小钰,尽管平波那时是领导,她却像喊小弟弟那样“大梁大梁”地叫,而不论他在起初工作的出版社,或在宣传部,或到省政协、或做省委领导,许多熟悉的人都称他是:大梁。他也从不以为意。

也许对他的叫法就该是这样的亲切而不拘礼。我第一次与他见面,便感觉似乎相识已久,在他面前从来不觉得拘束,一向是有话坦陈,直抒胸臆。所以,很长时间以来,每当我遇到写作方面需要与别人探讨和交换意见的时候,总是会想到要听取他的意见。

记得我将《秋瑾》这部长篇刚完成,打算交由上海方面出版时,平波建议说:虽然上海的出版社名气较大,但是作为浙江的作家,写的又是浙江的名人,更应该注重故乡的需要。听了他的意见,我重新选择了浙江文艺出版社。《秋瑾》出版后,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许,在省内外都有不同凡响的好评,这与平波的支持和点拨是分不开的。

自此后,我对作为领导和朋友,作为有心人的平波的建议,更为尊重。

因为是高干子弟,从政学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,但平波自己却自幼喜爱画画,父亲并不是很赞同他的选择,说妹妹已学学钢琴了,你应该学科技。他就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服父亲:革命队伍有两条战线,一条是军事,一条是文化。最后实现理想和目标的,并不完全是父亲的默许,更多的却是平波自己的坚持和执著。

像所有书画家一样夜以继日、焚膏继晷地下工夫,像王羲之那一池洗砚水一样,平波把所有的业余时间,都付予了绘画。平波素常并不爱说话,很少外露和张扬。我到美国去领奖时,他并没有多说祝贺的言语,只是不动声色地送了我两幅字画,作为赠礼表达他的贺喜之意。这悄无声息的祝贺,使我

感受到大梁的那种与不少作家相似的情怀——对生活的热爱、对人的关爱和细致入微的体察。

温文尔雅的梁平波,从不在人前显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丰富,就像他最早送给我的那幅小画一样:一个划船的老汉和他的女儿,又朴素又自然。这幅小画,一如其为人一般亲切平和,也正像他的内心世界一般意蕴绵长。这样的画,这样的为人,就像我们所期望的人类大同的理想——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一样亲切和谐。

平波的画,就这样渐渐进入我的心底。十多年前,作为相交甚笃的文朋艺友,我就想写一写梁平波,但彼时大家都知道他是“领导干部”,我写他,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一种“媚上”和奉承,于是只好作罢。

但是此后,凡是杭州举行画展,只要有平波的作品,我都会抽出时间去看。20多年中,平波和几位画家也多次举行了画展,一次更比一次精彩。

而今我们都已退休,离开了领导岗位,成为纯粹的画家与作家。抛开了世俗的偏见和顾虑,终于可以好好写一写我所知道的有关平波的一切。

我一直认为,不管是写还是画,首先要出于内心的向往,更有一种激情。平波作画,同样有一种激情蕴含其中。

而这激情,便来自西藏。关于西藏,去过的人,各有各的感受,“看了西藏的风景,世上再无风景”——有个写散文的朋友曾经这样说。这句话,就是对西藏最好的概括。说起西藏,我首先想起自己初到西藏的情景。

西藏,陌生而神秘的西藏,令我感奋令我激动的风景物事太多太多了。过不久就发现:那位形容西藏风景的散文家说得确实经典,西藏的风景举世无双,真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的。但是,千景万景,千事万事,都比不上在参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时,讲解员说的一句话更使我惊叹——

他说:在西藏,最不值钱的是金子!细付这句话我才明白:这位讲解员不过是借此间风景,巧妙地表达一种具有辩证意味的价值现。

在西藏,所到之处,无时无刻不见金子:在天穹下,在许多许多宫堡之顶,在无数寺庙之中,在大佛释迦牟尼以及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塑像和灵塔上,数以吨计的金子,被施以各种各样的形态,作为人间最高贵的表征,或复盖或装饰着这些圣洁庄严的处所,金光灿烂,无比辉煌。

于是,当在西藏各地的旅途中,当一再遇见那些一步一叩头长拜,花一年两年时间到达信奉地的信徒时,我心里就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,凝目回望他身后的沙石路,我觉得那条路其实就是用金子铺就的。不过,那金子积在他的心中。

但在西藏我却又发现:还有比黄金更值钱之物,就是代表藏胞最美好心意的哈达。向尊贵客人道一声扎西德勒,献一条洁白哈达,是藏胞最隆重的礼节。当那一声甜美而又庄重的“扎西德勒”相互道出时,我骤然明白了什么是这里最高尚和最贵重的:高高的雪原,庄严的珠穆朗玛,是青藏高原最尊贵的象征,而一条洁白的哈达,便是藏族同胞金子般的心。

平波去西藏的次数远较我为多,并且他所画西藏主题的绘画也是,不可胜数。而每次看到他画的西藏,我还是会像第一次到西藏那样地激动难抑。

他画西藏的人,西藏的山山水水,一草一木,飞鸟走兽,无不霍然如活。他的画,比照片更为生动,那是因为他不是单纯地以技巧来画,而是以感情来画,用心来画。

他画的藏族人民,是他履痕万里的收获。他到西藏,目光始终关注的是藏汉两族的人民。从他学连环画开始,事事有心的平波,用画笔记下了无数双“爱的眼神”:无论是牧羊姑娘

“千年等一回”缠绵的眼睛,或康巴兄弟热血结盟的眼神……他把父子默契相视的深情,母亲舐犊情深的亲情,这些无与伦比、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人间至情,都把握得恰到好处,融入画中,令观者感同身受。

平波之所以画了藏民并得到大家的赞许,更因为他不只一次地去了西藏最困苦的地方——没有树不见绿色的那曲。

正因为那是那样一个荒凉之地,我这个自认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人,也不想去。可是平波无愧是一位有勇气和力量的画家,他义无反顾地走进西藏的深处,面对茫茫雪海冰峰卷浪的雪域世界,他看到的却是藏族人民生机盎然的新生活风情,他笔墨兼顾、神采飞扬地表现了藏民族的勤劳、淳朴、智慧和勇敢。在平波的画里,他水色交融,气韵流畅地描绘了苍茫草场、五色经幡、妖媚少女、剽悍骏马。

雪域高原的西藏,有着雄奇壮美的山川,瓦蓝晶亮的苍穹,正因为千年百年浑然天成的自然,这天人合一的界域,生养着淳朴、勇敢、纯洁、热情的藏民族,有着悠远的历史,浩瀚的生活和文化,有着丰富的艺术宝藏,这一切,更使平波豁然勃发了一股浩然正气,不凡的精神境界,史诗般宽广视野,以及随着这种视域奔涌开来的创作激情。

故而,尽管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表现西藏、表现那曲,但是只有平波,因为内心的那种无比的激情和期望,才能把他对藏民的印象鲜明地表达出来,他赋予藏民一种深沉而又豪迈的形象:像高原一样辽阔,像雪山一样纯洁,像阳光一样炽热。不论是高举经轮的老人,还是怀抱婴儿的妇女;不论是马背上剽悍的骑士,还是吹着大法号的喇嘛,梁平波都一丝不苟地从收集的素材资料中找到模特,然后倾注热情,刻画下来,绘画众多的人物,形象生动,自然而丰满。他琢磨这些人物,与这些人物的“谈心”,然后把自己的乐观和激情融化在这些人物的形象上,表现出来。

正因为平波的坚韧、淳朴、热情和豪放,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,都具有品位的高格,所以他才始终把持着真正的创作自由,彪炳着艺术的精神价值,追求着艺术的目标,引领着时代的风尚。

说到平波到那曲的前后过程,我当然只知道大体情况。很多事就是这样,越是最困苦的地方,越能激励人去奋斗。

事先,梁平波只打算画两幅丈二匹的长画,但是,当笔从这纸面上铺陈开去,当眼光和激情随着雪山草地中的藏民在他心底澎湃起来,就一发而不可收。由衷的爱好,强烈的激情,原来遇事“悠”着来,一向温文尔雅的平波,就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般一泻千里。平波激情四射,夜以继日地画了9幅,连缀而成有187个人物,横32.4米,纵1.4米的巨幅长卷。

这幅长卷是平波最精彩的力作,也堪称是他的经典之作。该长卷真实展现了雪山草原的壮丽情景和独特的藏民生活风情,哪怕没有亲历过的人,都会因而浮想联翩。

平波的这幅画,不啻为画家献给西藏人民一条洁白的哈达。这幅特殊的祈求幸福和祥瑞的哈达,传达出藏民族独特的文化气息和丰富的精神世界。

对于平波来说,画画是他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,他的画越来越多,越来越精。在多次欣赏了他的画作以后,一些老朋友直言不讳地说:中国优秀人才很多,少了一个领导干部没关系,但却多了一个好画家。

同为画家,许江也非常赞赏梁平波,说他大胆使用了多层而又强烈的笔墨手法,把高原人群风吹日晒所特有的皱纹,那坚韧而挺拔的骨架,那沉稳而自信的神态,用不同的技法,不拘一格地塑造出这些个饱经风霜的面庞,镌刻了这些个不同的性格形象。

所以在梁平波的画中,就像许江所评说的,我们总是看到一种生活强者的形象:人物饱经沧桑,却没有痛苦状;充满岁月的斧凿,却没有夸张的悲怆感;诉说由衷的祈求,却洋溢着生活的热望。

所以,看了他的画,使我加深了对雪域高原的崇拜。对于我来说,看他的画作,就是一种享受。无怪每次有这么多人去看他的画展。

看了他的画作,我曾经想再次去西藏包括那曲,可当我因病而不得不放弃这个奢望时,我不能不想起梁平波在《履痕万里》画册开头的话——他以“无数双‘爱的眼神’”,以他反复表达的老歌:因为爱,所以爱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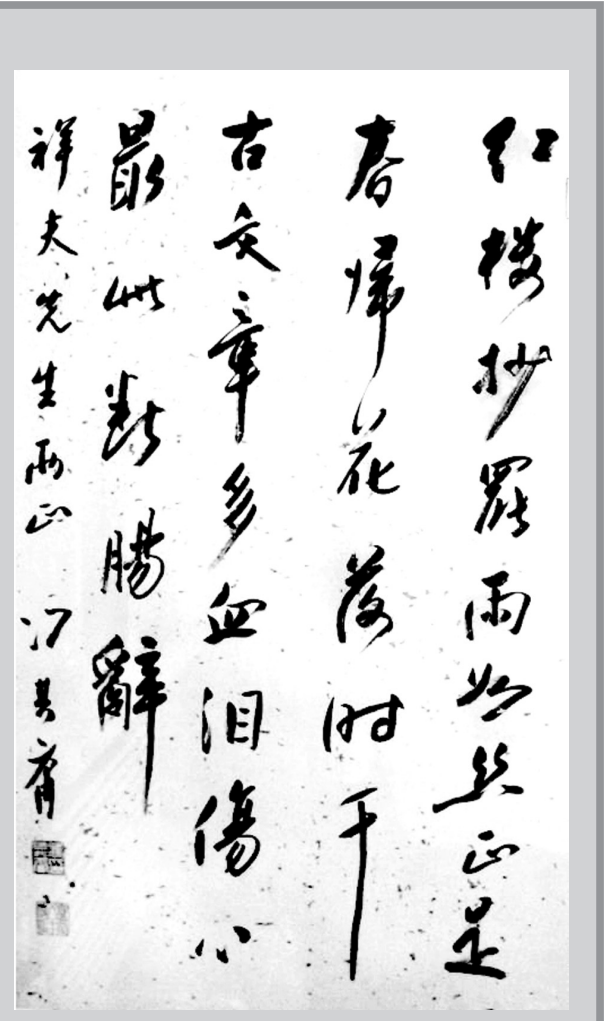
爱,不需要万语千言,而是我们的感同身受。正如我在《愿爱永存》的小文中所说的,“爱”是人心中的最高准则,没有爱,就没有我的那些文字和每一本书。爱,是我一直以来写作的人目的。我的老朋友——性情中人翟孝丰,也以“爱”是人类的准则,来鼓励我。无怪孝丰以一幅3米长的画赠送和表达深深的情义;而平波在我好转并可以行走时,也以一幅最使我喜欢的藏族姑娘和小羔羊来表达对我的慰藉。我不但感受到平波所倾注的心血,也感受到了他所倾注的对生活的热爱。

写完了我对梁平波的感觉,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把他写出来,比方大家都赞扬他作为领导的没有架子、他的勤奋、他与人友善的处事方法,甚至包括他每年给大家送年历这样的小事……说到这里,我突然想起一位老朋友自勉的一句话:“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”

这句话,不只一次打动了

我不知道平波有没有看到过这句话,但我想他一定会知道这话中的含义。就像离职之后,尽管人们不再叫他书记部长,而是最亲切的两个字:“大梁”,他却甘之如饴,只是心无旁骛地专心作画一样。

我祝愿大梁,美意延年!



□王祥夫

宽堂冯其庸

冯其庸先生是性情中人,你请他写字,他未必就会给你写,有时候你没请他写,他倒会写给你。冯先生名重天下,片纸只字,往往被人奉为至宝。第一次去通县芳草园看冯先生,天下着雨,去到冯先生家天已黑了。照例是坐下说话喝茶,在冯先生家左手的那个小客厅里,小客厅不大,东墙是书架,架上满满都是书。窗子在南边,看得见窗外那块两米多高的太湖石。北墙上挂着谭凤环女士画的古代仕女,像是仿陈老莲。冯先生招待客人一般都在这个小客厅。那天走的时候,外边雨还没停,是冯先生叫的出租车。后来再去,常常会坐到冯先生的工作室里说话。冯先生的工作室在一进门右手,这间屋子比较大,会客室里边还有一间小室,放着各种书籍和画框,但那个门常关着,很少有人能进到里边去。冯先生的书案,或者也可以叫画案吧,既宽且大,案上放着很大的笔架,上边挂着各种的笔,还有牦牛尾巴。冯先生的画案看上去乱乱却有情趣,案上有瓶,瓶里插着枯干的芦苇,有时候是枯干的荷叶和莲蓬。还有绿萝,当然,绿萝是活的,从瓶里爬出来,再慢慢爬到别处去。冯先生正在画或已经画好的画都在案子前边放着。冯先生的画有很大的气魄,笔下的瓜是自成一路,这边扫一笔,那边扫一笔,上边再两笔,功夫老到,气韵独绝。冯先生的堂号之一是“瓜饭楼”。冯先生幼时家贫,粮不够,只好以瓜代之。所以有时候去,偶尔可以看到冯先生的案头放着一个或两个很大的南瓜,南瓜的颜色很好看,朱红,或是那种浅灰绿,都很触目好看,是人们送冯先生的,清供一样摆在那里,想必是看一阵子,然后再入厨入饌。冯先生的堂号“瓜饭楼”很特殊,以“饭”字入斋堂号的本就不多,同时,冯先生也爱画瓜,而且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画。有一阵子,冯先生热衷于搞笔墨探索,直接用大红大绿画瓜,或者用大红大绿画山水,或是画大红大绿的植物,是印象派的感觉,十分特殊,前无古人,让我于心中觉得感动,感动于冯先生艺术生命力的旺盛。冯先生的画是真正的文人的画,以意取胜,笔简意不简,笔法生辣,所以耐看。画瓜的画很多,但冯先生的瓜挂在那里有与众不同处,会让人一眼明白那就是冯先生的瓜,并不需要说明。冯先生的书架亦很阔大,书架上放的更多的是各种古时的瓶瓶罐罐。记得有一次随冯先生去古玩市场,冯先生的眼力真是好,几件东西一上他的手,是样样都对。若放在摊上,又往往会被人忽略掉,这就是眼力与学养。冯先生来我家,一眼就看到我案上的酒金明炉,我想送先生,但至今尚未送出,因为是家人的遗物。有一次我拿画给冯先生看,冯先生问上边的闲章是什么意思,那时候我多画牡丹,用赤亭纸,勾线,胭脂白粉层层叠加,很好看。那幅画上的闲章是四个字:“好色之徒”。先生听了,像是有点不高兴,说:“章不要乱用。”

冯先生年轻的时候酒量想必很好,也善饮,他的画上就有“酒后醉写”之类的小题跋。那一次,因为我出国,有一年多没见冯先生,见到先生无法不高兴,也是一时太高兴了,便过去敬先生一杯酒,冯先生一激动,一杯酒喝下去马上就大声咳嗽起来,冯已经呛在了气管里,周围的人都吓坏了,冯先生马上被送到了医院。冯先生现在已经不怎么喝酒,但他的小餐厅里放着许多好酒。记得有一次在冯先生那里喝小茅台,我向来不喜欢喝茅台和五粮液,一般喝酒总是爱汾酒,而且是高度的,但在冯先生家里喝酒,是什么酒都好!那天冯先生也喝了点。吃过饭,又上楼看书。冯先生的家里只是书多,楼上楼下都是书。冯先生的院子里有一株腊梅,春天会开出娇黄的花来。有一次去,在一进门的地方,两盆盆梅正在开,一红一白,很香。

冯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,冯先生是童心常在的人。

冯先生去西域考察,真是壮哉,是“老子犹堪绝大漠”的气概。

不见冯先生又已近一年,十分想念冯先生。今年春天,我想,也许就在南边的露台上种几株南瓜,心里想着,也许要向冯先生讨几粒瓜种,冯先生案头的南瓜那么大,那么好看,朱红的好,灰绿色的也好,都好。

收藏

印章艺术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。据我国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证实,印章大约是在春秋后期至战国这一时段产生的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印章作为表征权益的法物和凭信工具被广泛使用,并设专管部门严格管制,对官、私用印及名称严格规定:天子用的称“玺”,其材料用玉,其他人用的只能称“印”,其材料不能使用玉。玉印从此成为皇权与尊贵的象征。至唐太宗时,他自书“贞观”二字连珠印,出现在唐代内府藏书作品上。印章又作为可供欣赏的独立艺术品,发展为欣赏一系。其后至元末明初时,书画家王冕发明用质地松软的花乳石制印,从此篆写印文与雕刻往往由同一人完成,作为欣赏一系的雕刻艺术得以迅速发展繁荣至今。2008年,北京奥运会标志“中国印”更让世界领略到中国篆刻艺术的魅力。

我国现存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玉印仅500余方,它们在篆刻艺术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。我国有几千年的玉文化传统,玉印材料珍贵,雕琢过程艰辛而缓慢,玉印在经久遗存的过程中,因其不易受氧化腐蚀,所以弥足珍



贵。至今,古代制作玉印的工具未曾被发现,从玉印的字口制作痕迹推断,是玉工用钻子凿之,或琢磨磨成的。从现存皇室权贵用玉印来推断,是由书法家书写印文,再由制玉印工制作完成的。到了汉代,官、私用印在社会活动中的广泛使用,推动了印章艺术的快速发展。玉印艺术也走上了历史的至高点。至魏晋时,印章艺术风格出现转变,玉料渐趋昂贵。玉印制作艰难,又具独有的审美价值,所以,只有皇室及权贵士大夫阶层才可能享用得起,难以普及,故而,玉印艺术从鼎盛走向衰落。

自王冕开始以软石制印,兴起了文人、书画家自书自刻印章之风。至今几百年来,篆刻艺术形成众多风格流派,但玉印(玉、翠、玛瑙及硬质材料)制作却少有人问津,偶有为之却

无专攻。1993年春,周海清与著名戏剧作家、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曹禺先生在一次交谈中,谈到了玉印制作,现今无专门从事者的状况。老先生思虑很久后说:“你为什么不多专攻玉印制作呢?”一语道破睡梦人,周海清开始收集资料,查阅典籍,访问玉工,开始了玉印制作的学习研究。他师从秦彪先生,并接受正规系统篆刻学习。从汉印入门,学习汉印中的平正、规矩,打下基础后,又对瓦当文字、封泥、陶文产生浓厚兴趣。随后进行大量临摹,在学习篆刻的同时,从《石鼓文》篆书入手,对篆书进行深入学习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中国书坛、印坛开始刮起流行与写意之风,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,周海清没有动摇,沉浸在先民留下的优秀传统文化中,专攻玉印创作。从秦汉印的平正、端稳一系列走到今天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,其印文布置在平正、端稳中求变化,静

艺苑

攻玉印人周海清

□丁凤文